



蘇聯小說通俗本

曙光照耀着莫斯科

阿·蘇洛夫原著 施 瑛改寫

曙光照耀着莫斯科

阿·蘇洛夫 原 著
施 瑛 改 寫

上海新文化書社出版

通聯書店發行

曙光照耀着莫斯科

定價人民幣二千八百元

一九五三年一月初版

原著者

阿·蘇洛夫

改寫者

施瑛

印刷者

周順記印刷所

上海惠民路318號

出版者

新文化書社

上海福州路272弄4號

發行者

通聯書店

上海山東路128弄11號

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

審執010

印數00001—10000冊

序

在幸福的社會主義國家裏的蘇聯人民，都渴望着更美好的、更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，而且正以創造性的勞動，來加速這個理想的實現。這本書的書名「曙光照耀着莫斯科」，就是說，共產主義的曙光，已經出現在蘇維埃國土上——蘇聯人民的共產主義曙光已經來到了。這是多麼令人嚮往啊！

本書的故事，發生在莫斯科的一個紡織工廠裏，時間是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，人物有母女三代。紡織工廠的女廠長卡碧原是個「工人世家」，她忠誠地工作，忙忙碌碌，無休無息，連自己的學習和幸福都顧不上。因此，她只能顧到「今天」，不能展望「明天」；她的思想，成了前進道路上的障礙。她跟要求提高產品質量的工人們發生了衝突。可是在新與舊的衝突中，舊的必然失敗，新的必然勝利；故事的結尾，女廠長卡碧終於向大家承認錯誤，生活又向前邁進了一步。故事通過了這個衝突的描寫，不單有力地批判了保守思想，還把蘇聯人民的優秀品質和遠大理想，生動而真實地刻劃出來。尤其有幾段對話，真是字字珠璣，令人讀了，可以獲得很大的啓發和教育。

「曙光照耀着莫斯科」，又名「莫斯科的黎明」，原著是個四幕十場的劇本，蘇聯

青年作家阿·蘇洛夫所寫，曾榮膺一九五〇年斯大林獎金。這個劇本的中文譯本，就我所看到的，已經有五六種。最近，東北人民藝術劇院曾經先後在瀋陽及北京演出，受到廣大羣衆的熱烈歡迎；在本年中蘇友好月，人民電台也曾經把劇本廣播過。我把它改寫爲通俗小說，目的在把這個故事介紹給沒有機會看到公演、並且不慣於閱讀原劇的讀者。改寫根據的藍本是藍馥心先生譯的本子（瀋陽版），並參考侍桁先生譯的本子（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），謹此說明並誌謝。

改寫者一九五二年冬，上海。

目次

第一章	畢業的一夜	一
第二章	她進了工廠	九
第三章	人民是愛美的	一五
第四章	野遊	二二
第五章	失敗	二九
第六章	在集體農莊組長家裏	三五
第七章	李依諾院士	四二
第八章	轉變	四七
第九章	決定關頭	五二
第十章	皆大歡喜	五七

第一章 畢業的一夜

在故事的開頭，先要介紹一個工人之家，一個住在莫斯科的好幾代都是產業工人的家庭。這份人家姓蘇。家裏年紀最大的，是一位老太太，已經七十歲相近。她的名字叫做亞格——可是叫她名字的很少，大家都尊稱她一聲「蘇老太太」啦！老太太頭髮灰白，滿面縐紋，肩背也有點彎曲，但她的眼光仍舊奕奕有神，她的動作也還靈便。這是她從小鍛鍊出來的。別忘記，蘇老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大紡織廠裏幹活，曾經幹了五十五年頭！

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，俄國產業工人的情況，是很悲慘的。用蘇老太太自己的話來說：「我從十二歲起，就在廠裏幹活。我的母親也是這個廠裏的工人，她是餓死的；我的父親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亞，死在冰天雪地裏……。我的丈夫死在這個工廠的大門外——他參加一九〇五年的莫斯科起義，跟沙皇的軍警巷戰，在一座臨時性的防禦工事中壯烈犧牲。唉！說也湊巧，那天我們正想給才生下來的女兒卡碧舉行命名禮，牧師火葬了我的丈夫，就算是卡碧的命名禮了……。」

老太太說到這兒，回憶前情，好像還有點難過似的。卡碧是她的獨生女，今年已經四十歲出頭。她也很早就到這個紡織廠裏做女工，正巧碰着翻天覆地的十月革命勝

利，勞動人民當了家，她比上一輩可幸福得多了。卡碧努力工作，用心學習，一步步地從一個普通工人升到組長，最後做了廠長。到如今，她在這個廠裏，也工作了三十年以上啦！不用說，蘇老太太和卡碧兩代，對於這個紡織廠的貢獻，都是很大很大的，它簡直像她們自己的家一樣了。

卡碧的丈夫名叫謝爾蓋，原是一位工程師。他們只有一個女兒，名叫桑妮，今年還未滿二十歲。記得在一九四一年，法西斯惡魔希特勒背信棄義，侵犯蘇聯，謝爾蓋負起捍衛祖國的神聖天職，英勇地參加了紅軍，跟侵略者作戰。不幸他就在最初的戰役中犧牲了。當法西斯強盜迫近莫斯科大門口的時候，卡碧也曾經奮起參加游擊隊，打擊侵略者，給丈夫報仇。現在她家裏起居室的牆上，還掛着一支騎兵用的劍，那是游擊隊長留給她做紀念的。當時她是一個多勇敢的游擊隊員呵！等到勝利來臨，和平重現，卡碧又回到她原來的工作崗位上。爲了搞好這個廠，她全心全意地工作，整天在廠裏忙着，甚至忙到半夜以後才回家，星期天還坐在辦公室裏……。現在，蘇老太太、卡碧、桑妮，母女外孫三代，住在一起。卡碧忙着廠裏的事務，桑妮在求學，家務全仗老太太照料着。

女廠長卡碧真是忙忙碌碌，辛辛苦苦。她忘掉了自己——當然忘我地勞動是好的，可是她因此只能顧到今天，不能展望明天。她此刻只知道無休息地工作，連幸福

和學習都顧不上，她呼吸不到時代前進的氣息，不了解前進的人民，因此她的腦子裏充滿着保守思想。

桑妮快要中學畢業，卡碧還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行畢業禮；有一個名叫安東的男人戀愛着卡碧，卡碧對他也有心，可是她沒工夫談情說愛，她那若即若離的態度，差點兒叫安東急壞了！就在這一晚——桑妮學校裏舉行畢業典禮的那晚，安東不遠千里，從遼遠的西伯利亞來探望卡碧，可是卡碧和桑妮都不在，家裏只有老太太留着。安東一邊等待卡碧回來，一邊跟老太太玩紙牌消遣，直到夜深，還不見卡碧的踪影。

安東等得長久，心裏又急又氣，跟老太太玩紙牌，一連輸了五回。他苦笑着說：「唉，玩牌也倒霉！俗語說：賭場失意，情場得意。可是在你倒霉的時候，賭場情場都不得意，這俗語真是胡說八道……她是不會回來了嗎？」老太太說：「也許不會回來了。她有時候就在廠裏過夜的。」安東大為掃興，說：「這麼說來我是碰不着卡碧了。我要坐六點鐘的早車走。」說着，他站了起來，打開放在身邊的小旅行箱，拿出一條狐皮圍巾，說：「這是給桑妮的。」又拿出一條銀狐圍巾，說：「這是給卡碧的。」最後，拿出一雙又軟又厚的毛皮靴子，笨拙地交給老太太，說：「這個請你老人家收了。」原來安東自從復員以後，就在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畔，經營着畜狐事業，幹得着實興旺，因此他送的禮品，也是三件都不離本行哩！

安東關好箱子，做出想走的樣子，又心還不死地逗留着。他嘆了口氣說：「卡碧這些年沒有什麼改變哪。在很多方面她是好的，就只有那麼任性，叫我又是恨她，又是愛她。這真够沉悶的了！」老太太幽默地說：「沉悶嗎？讓我們透透空氣吧！」說着，她拉過窗簾，打開窗子。

莫斯科的夏季晝長夜短，時候已將拂曉，窗外的天空是一片深藍色，遠遠的克里姆林宮塔上的紅星，放射着寶石色的紅光，涼風陣陣，吹進屋裏來。老太太不由得說：「多麼恬靜啊！莫斯科真可愛！」接着，她又對安東說：「我們在這兒住不久久啦，這所房子要翻造了，我們就要搬到一所新的公寓裏去。」安東聽了，點點頭，他看了看窗外，說：「天快亮起來了……我還記得那次在德國的時候，在易北河邊上，聽見有個美國兵，哼呀呀地唱那支萎靡不振的舞曲，叫什麼『密錫西比河的曙光』。我一邊聽，一邊想：嘿，小伙子，曙光對於你有什麼意義呢？你只是醉生夢死罷了！」

這時候，外面忽然響起了一陣青年男女的嘹亮的歌聲。只聽得他們在唱道：

「好時光，奔騰像波浪，

我們的幸福，地久天長。

青春多可愛，勞動多愉快，

赤誠的心，永遠跳躍在我們的胸膛。」

老太太和安東聽到歌聲，忙走到窗口瞧着。原來這一晚是桑妮的學校裏行畢業禮。按照習慣，每年畢業的一夜，行過禮後，那羣少男少女，由於不忍分手，大家總得先跑到紅場上來，在列寧墓前站一會兒，想一些問題，然後才歡快地互相告別，三三五五地玩着走回家去。今年當然也是如此。桑妮跟幾個同學一路唱着歌，漸漸地走到了自家門口，她回身說：「我實在不願意說再見。大家進來喝杯茶，讓我們再團聚一次吧！明天我們就都是大人了。進來吧！」一個身材碩長、服飾端正的名叫伊果爾的青年說：「太晚了，天也快亮了。」桑妮說：「今天夜裏是沒有太晚兩個字的。一個人一生中，只有這麼一次啊！大家進來！」

那羣年輕人走進屋裏，有禮貌地向老太太和安東鞠躬。老太太擁抱過桑妮，又高高興興，忙着張羅。伊果爾說：「打擾你們了，真抱歉。請別客氣，我們就要走了。」老太太看着這些可愛的少男少女，怎肯讓他們走呢？她忙着倒茶裝點心，又叫安東幫着，他們把茶點放在桌子上，然後退到隔室去休息，讓那些年輕人毫無拘束地暢談。他們熱烈地談着畢業後的志願。伊果爾說：「我要在蘇維埃國土上，到處造起偉大的、漂亮的建築物，這是用花崗石、大理石、鋼鐵造起來的建築物。我要建築一座人民的宮殿，每層樓上都有噴泉，每個角落綠樹成蔭……我認為沒有比建築更好的事

業了！」旁邊一個青年搶着說：「你的建築事業怎能比得上改造自然的工作！你瞧，移山倒海，旋轉乾坤。」一個梳着雙辮的少女說：「我要學的是現代物理學。你道現代物理學多有趣，那是宇宙綫，原子能……」另一個穿制服的少女說：「我想還是當個教師，跟我們的女校長一樣。我認爲這個事業比別的都好。」一個頭髮梳得很好看的少女笑着說：「我總決定不下自己的志願。哈哈，我大概只好結婚，給我的丈夫做飯了。那也不算壞呀！如果他是一個有名的人物——也許是斯大林獎金的得獎人，那就更好了。」旁邊一個少女說：「那可不行！我是要進冶金學院的。我願意天天鍊鋼，也不願意煮一回羊肉！」

大家差不多說齊了，那個穿制服的少女做總結似的道：「好了，都決定了，桑妮進藝術學院，伊果爾進建築學院……」伊果爾打斷她說：「不，我要做個軍事上的工程師。瞧，站在你們面前的，是個未來的軍官哩！」有兩個少女同聲叫起來道：「你要做軍官？開砲啊，破壞啊，這不像是你所幹的事！」伊果爾嚴肅地說：「大砲是有各式各樣的。我們蘇維埃的大砲，是一種特別的機器——消滅罪惡的機器。再說：如果我們只想建築宮殿，改造自然，而不懂得怎麼保衛自己，那就會產生什麼結果呢？」大家聽了，點頭稱是。頭髮梳得很好看的少女站起來說：「我們該走了。桑妮，唱個歌送送我們吧！唱那個……」桑妮很快地說：「讓我們唱『曙光照耀着莫斯科』」

科』。』說着，她坐到鋼琴前面，丁丁東東地彈了起來。伊果爾關上電燈，屋裏充滿了藍色的晨光，遠處聳立着寧靜而莊嚴的克里姆林宮。大家注視着窗外，然後唱着歌——『曙光照耀着莫斯科』，歌唱完畢，在餘音嫋嫋中，青年們都向桑妮告別走了。

伊果爾末了一個走向她，桑妮問道：「桑妮，你的志願定當了嗎？」桑妮有點困惑地笑道：「唉，很慚愧，我好像還拿不定主意。生活真是太豐富了！」伊果爾說：「其實你是很容易決定的。你畫圖畫得那麼好，李依諾院士不也鼓勵你進藝術學院嗎？」

桑妮正想回答，門口響起了汽車喇叭聲。桑妮走到窗口一看，說：「媽媽回來了！哦，廠裏的黨委書記庫列平也來啦，怕是廠裏有什麼問題還沒有解決吧？」伊果爾趕緊告辭，走向門口，正巧卡碧和庫列平同志進來。卡碧是個儀態大方、精明能幹的中年婦人，穿一件男式上衣。庫列平身材魁偉，濃眉下面，是一雙又聰明又樂觀的眼睛。他一邊走，一邊在對卡碧說：「如果你一定要把這件事商量個結果出來，那末我同意現在就談吧。」卡碧抬起頭來，看見桑妮站在一個男孩子的旁邊，不由得驚訝地說：「這位是……桑妮，這麼晚你還不睡覺？」桑妮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媽媽，這是我同班同學伊果爾。」伊果爾恭恭敬敬地鞠躬。卡碧搖搖頭說：「這麼晚還不睡覺！」又對伊果爾說：「我很高興碰到你。下次再來，好嗎？只是要早一點。」伊果爾道謝告辭。桑妮說：「良夜不再！伊果爾，我送你一段路。」她一邊向外走，一邊

回頭說：「我就回來，媽媽！」

卡碧看見他們又一起走出去了，心裏很高興，對庫列平說：「他們這麼晚還不睡覺，是不是在談戀愛呢？唉，桑妮還是個中學生啊！」庫列平好像忍住笑說：「我恐怕桑妮已經不是個中學生了。」卡碧睜大眼睛問道：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庫列平笑道：「桑妮今天畢業了。這就是他們今天晚上不睡覺的緣故。」卡碧想了一想，差點兒跳起來說：「對啦！今天晚上，他們舉行畢業典禮，他們的校長還邀請過我。我完全忘了。我當然沒工夫。真是什麼都沒工夫！沒工夫注意到我的女兒長得多麼大了，沒工夫注意到我自己快要變成老太了。一天忙到夜，這就是一個工廠廠長的生活，真要命！」庫列平安詳地說：「不用抱怨生活啊，生活是受你自己支配的。」卡碧慢慢地說：「明天我要陪桑妮玩一天，到郊外玩去……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告訴她，跟她計劃她的前途。她到底是我唯一的孩子啊！」說着，她的眼睛裏，閃現着晶瑩的淚光。

第二章 她進了工廠

桑妮跟伊果爾出去以後，卡碧又和庫列平談起廠裏的問題來。他們談的是什麼呢？原來卡碧主持的這個紡織廠，非但是一個百年老廠，而且幾經擴充，是個範圍極大的廠。它每天生產供給十多萬人需要的布疋。卡碧在這個廠裏工作了三十多年，她的半輩子心血，都花在這上面。她現在努力增產，力求產量豐富，價格便宜。這原是件好事。可是卡碧只滿足於增產任務的完成，至於產品的質量則很少考慮。她不知道人民的要求正在迅速提高，人民需要價廉而且物美的東西，廠裏只生產老一套的布疋，就落在人民需要的後面。廠裏的工人已經感到這一點，卡碧卻故步自封，堅決反對工人們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，更遠的理想；而且她想請庫列平在下次黨的會議上佈置一下，把幾個積極分子的意見壓一壓。庫列平自然絕對不同意。此刻庫列平又勸告她說：「卡碧，你應當去跟工人們談談，徵求一下他們的意見，他們是會告訴你很多東西的！」

卡碧勉強按住心頭不快，說：「庫列平，我跟工人們還不熟悉嗎？我是在這個廠裏跟工人們一起長大的。我叫得出他們每個人的乳名；我參加過他們很多人的結婚禮。我的母親在新郎新娘還包着尿布的時候就認識他們。你才到廠裏來，還沒有完全

成爲我們這個家庭中的一份子哩！可是別着急，你會參加到我們這個家庭裏來的。」庫列平說：「有的時候，一個新來的人對於環境的感覺，比原來的人更銳敏。我知道，廠裏的工人不滿意他們親手製造的出品。他們要印製美妙的花布，美妙得像曙光一樣的花布。」卡碧呵呵大笑道：「美妙得像曙光一樣！這還不是空中樓閣！庫列平，你可別跟安紐泰一樣，她雖然是個很優秀的印染女工，可是如果讓她任性胡搞，那成什麼樣子！」庫列平說：「車爾尼雪夫斯基有幾句話說得好：我們一定要追上未來，抓住它的本質，把未來轉變成現在。這意義你總懂得的。」卡碧搖搖頭說：「我們的是一個工廠，不是一個學院，用不到討論哲學。你這樣談，就是談到明年，也談不出什麼名堂來的。」

庫列平笑道：「對啦，不用談啦！我告訴過你，是該睡覺的時候了。」他站起來要走，回頭看見桑妮已經回來，站在旁邊聽他們爭論，就握住她的雙手，祝賀她的畢業之喜，再跟卡碧和桑妮道了再見。這當兒，卡碧真的是疲倦了，她懶懶地靠在沙發上，閉着眼睛，養了一會神，桑妮親熱地依偎在她的旁邊。接着，桑妮輕輕地問道：「媽，你要看看我的畢業文憑嗎？」卡碧點點頭，桑妮立刻到隔壁拿文憑去。

文憑還不會拿來，「笨熊」似的安東卻在門口出現了。他小心翼翼地問道：「卡碧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卡碧一躍而起，驚喜交加地說：「安東，是你！什麼時候來

的？」安東說：「我來得總不是時候！你呢，精疲力盡，頭昏腦脹；我呢，立刻要去趕火車。我應該走了！」說着，他把那條銀狐圍巾，披在她的肩上，微笑說：「卡碧，你看看自己多漂亮！」卡碧說：「別開玩笑了，一個游擊隊員還能圍這麼高貴的皮子嗎？還是去送給那些成天只知道打扮自己的人吧！」安東說：「不，西伯利亞的這種最珍貴的禮物，可不是給那些人準備的。」於是他伸出手來，跟卡碧握別，提起小旅行箱走了。卡碧的心裏，原也愛着安東的，她情不自禁，走到窗口，隱藏在窗簾背後，目送安東離去，還自言自語地說：「親愛的，再見！」

房門口脚步聲響，卡碧趕快回到沙發上。進來的是桑妮和老太太。桑妮拿着她的成績報告單和文憑，老太太捧着一盤點心。卡碧不想吃東西，她看着桑妮，若有所思，慢慢地說：「多快啊，你已經中學畢業了。那年我送你上學的情景，好像還在眼前……你穿了一件紅衣服，外面罩一件灰絨外套，背着新書包……記得那書包是你爸爸給你買的，要是他現在能活着看到你多好！桑妮，你打算進什麼大學？」桑妮說：「我方才決定了，等幾年再升學吧，現在我要到你們廠裏做工，一切從頭學起。」卡碧原是希望桑妮升學的，此刻聽了她的話，大大地不以爲然。桑妮卻很有理由地說：「媽媽，工廠也是一所學校啊，而且它是一所終生的學校，你永遠學習不完的。再說，外婆和你都是從小就在廠裏做工的，我也要學你們的榜樣。媽，你是廠